

1 箱根工艺

- **剧目**：箱根工艺
- **作者**：原著_三岛由纪夫，改编_川岛
- **关键词**：三岛由纪夫，日本文学
- **剧目简介/梗概**：该剧改编自三岛由纪夫同名小说《箱根工艺》。
- **预计演出时长**：40 分钟
- **演员人数**：5~7 人，至少 3 男 2 女
- **创作时间**：2023 年
-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 **文件类型**：PDF
- **作者联系方式**：暂不公开。若想获得作者联系方式，请联系 storythief@foxmail.com
- **演出信息**：（选填）如果有以往的演出信息，可以附上。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eatresquare.icu

《箱根工艺》剧目推介

三岛由纪夫

编剧川岛是日本文学的忠实爱好者，尤其喜爱三岛由纪夫，几乎阅读过三岛由纪夫的全部作品。在 2022~2023 两年排演了两部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葵上》《箱根工艺》。相比于戏剧，川岛其实更热爱文学。如果读者对日本文学/戏剧有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他的公众号：“川岛的文学鉴赏和随笔”。

相比于其他的戏，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会要求一定的文学素养，通俗来讲，没有那么好“懂”。一些观众看完后都是一头雾水。我个人阅读的三岛由纪夫作品不多，只读过一本《近代能乐集》，读完之后就为其中特殊的剧场美学感到震撼，我不严谨地称《近代能乐集》中的几部戏为“东方写意荒诞派”（？）。

三岛由纪夫的文本显然有极强的文学性。而像《邯郸》《葵上》《绫鼓》等三岛由纪夫创作的剧本，其实也不乏舞台性。如在《绫鼓》中，三岛由纪夫的舞台提示就将舞台分为左右两区，各为隔着一条街的两所住房的二楼，两个演区隔街相望，形成一种多焦点的舞台。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三岛由纪夫的戏剧其实更适合写意性的呈现。川岛曾在 2023 年前往北京师范大学观看北国剧社排演的《清晨的杜鹃花》，他个人在阅读该剧剧本之后曾觉得这部话剧的品味全部在文学上，宴会的场景设置、语言的铺陈、结尾的暗淡着笔都不适合放在室内舞台上，为如何呈现反复构思。而在北国剧社的《清晨的杜鹃花》中，场景直接被选定在室外，现场有如流动的盛宴，观众也被演员们灵活地带入演出之中，整个场景显现出宴会的百态细节和多焦点的统一性。

相比之下，川岛个人接受的戏剧训练接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一脉，对于许多充分利用舞台假定性的写意手法，还用不太来。因此在《葵上》《箱根工艺》的演出中，很多地方都是以非常写实的手段呈现的，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手法还不能充分表现出三岛由纪夫作品的那种质感。但文本显然是优秀的，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值得反复排演。若有读者也对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感兴趣，不妨也在舞台上一试。

【剧目简介】

炽热真诚的恋人在箱根许下约定，可等秀夫回到东京后，鹿子再没有任何回音。那枚被许下了勇敢诺言的戒指，也变成了廉价的玻璃制品——“箱根工艺”。

本剧改编自三岛由纪夫同名小说。

原著：三岛由纪夫

编剧：川岛

演员人数：5~7 人（至少 3 男 2 女）

Run Time：约 40 分钟

【演出信息】

2023 年 12 月 10 日演出于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 C 报告厅，第 16 届短剧大赛剧目。

导演：王锦立

副导演：杨世宏

舞台监督：黄昱婷

舞台美术：吴怡然 王少华

演员：

姜楠-鹿子，李宇成-秀夫，梁温生-店长，王子义-老板，吴怡然-艺妓 A，钱天-侍女，王锦立-典当老板

箱根工艺

【人物】

老板：商会老板。

店长：一家照相馆的店长。

秀夫：照相馆的记账店员。

鹿子：箱根的艺妓。

女侍

艺妓 A

典当老板

【商会坐落在繁华的银座商圈的一隅。

老板：来得早啊，店长。

店长：早上好，老板。银座的早班地铁可不好挤呀。

老板：前几天旁边中学的摄影社团来订的一批相机是不是到了呀，约定好今天下午交货了。

店长：那一批的话，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到送货的伙计送来了一箱东西，里面可能有吧。

（秀夫进场）早上好啊，秀夫。

秀夫：早上好，店长。

店长：正好你来了，你去看看桌子上的交付单好了，要是今天还没到就麻烦了。

不过，那个款式的相机最近卖的很好，要不给咱们店里多备些现货？老板，你看怎么样。

老板：嗯。有道理。今天送来的东西记得把账给记了，秀夫，别忘了。

里面还有几个散客买的名贵相机，平时店里面没有现货，好好数着哩。弄丢了就麻烦了。

秀夫：好的。

店长：这几天店里的客人真是没完没了的来啊。

要是每个人都进店里不花五分钟就挑好买走，那该有多好。

老板：生意已经很好啦，你和秀夫很认真哩，把商会交给你们真让人放心。

我们商会在银座开了这十几年，也慢慢的镌刻进人们的心里了吧。

我有时候坐电车，听到旁边的人打电话说，在银座的哪哪碰个头先，

说要么在町前的那个照相馆见面吧，哪个照相馆，噢噢……是那个商会是吗，好的。我马上来。

店长：我早就把咱们商会当做自己家来看啦。

在外面听到咱们商会的名字。尽管在旁边不懂声色地看着报纸，

心里实在是开心的都要跳起来了。咱们商会越来越繁华了。

老板：说起繁华，“繁华”这种东西里面，有各种有意义的商铺、礼貌耐心的店员、

形形色色欢声笑语来往的顾客们、不断推新令人炫目的商品。

所有的这些“繁华”实际上是极度“残酷”的，繁华总是有理有据地客观地将人拒之门外。

这几年多少红了眼的商人和暴发户们想要挤进这一寸所谓繁华的地方，

都被无情的巨手言正齐词地拒之门外。

就连在路边摆个摊，不到一小时都会有城管过来驱赶呢。

这样说来，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的优胜者呀。

老板：过几天就到盂兰盆节哩，按咱们商会惯例，要开始筹办盂兰盆节的慰问旅行了，

这也是咱们二十年的传统，咱们去找个地方泡泡温泉什么的，暂时离开这个地方好好放松几天。

怎么样？你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店长：咱们去京都吧。参拜一下寺庙和庭院，点茶品茗，

完了去附近闲寂的怀石屋，吃点简单的饭菜，举行诗词句会，怎么样？

老板：店长呀，又是你的老一套。

我们这种没文化的商人，去这些地方好像参加学校测验一样有了负担，反而不能好好放松了。

要我说，我们找个没人的湖畅快的游泳吧，泳累了就在旁边的草地野餐。

照我说，还是这样最畅快不过了。

店长：那咱们就去箱根¹吧，虽然远了点，也比不上京都这种名胜的地方，

但胜在人少清幽，别有一番自在的乐趣。

老板：箱根吗，听起来不错。秀夫，你觉得箱根怎么样？

秀夫：慰问旅行吗，挺好的。我都行。要去箱根吗，挺好的，我就跟着大家好好玩吧。

¹ 箱根（Hakone），位于神奈川县，距东京约 90 公里。境内有箱根火山、芦湖等名胜，是日本著名的温泉之乡和疗养胜地。

【转场：箱根，一场酒席中间，老板突然离座，艺妓鹿子发现，跟上询问。

鹿子：到哪去啊，老爷。

好奇怪啊，这么晚了，到哪去啊，老爷。外面好黑，我看不清，您等等我。

老板：哎哎，什么东西。（女人的手搭在老板的肩上，老板打了一个趔趄抓住了女人的手指）

鹿子：哎呀，是戒指！是钻石呢，你瞧，很亮，对吧，戒指的周围不是在闪闪发光吗。

老板：我瞧瞧，哎呀，真了不起。（并不在意）我有点事，马上就回去，你先回宴席吧。

鹿子：不要，半路回去，太薄情啦。

老板：有人生病，不信你进去看。

【鹿子从老板身后偷偷窥视病人的面容。她依然站着不动，两手捂着脸。

鹿子：哎呀。请医生了吗？

老板：请了。他突然生病，晚上热热闹闹的宴会他也没有来，

一直在旅馆里面休息，这个样子不好跟我们一起回去呀。

但是店里很忙，我打算先让他一个人留下来看病，其他人一概回东京。

秀夫呀，就是太老实了。什么事在他看来，无关乎自己正义的原则或者底线就不肯说，

其实在我们旅行前他身体就有些不舒服了，我们白天在附近的一处湖里游泳，

他也一声不响地跟着下去游了，结果身子就烧成这样啦。

鹿子：要是病人的病情再加重怎么办。

老板：明早看看再做决定吧。

【鹿子坐在秀夫旁边，仔细瞧着病人摘下他的眼镜，凝视了一会。

鹿子：余下的都交给我吧。白天没生意，我可以照料他。

老板：这样太让你费神了。

鹿子：没关系，真的，交给我吧。

【老板离场。

【鹿子转了一圈旅馆，然后仔细看看秀夫，用手摸摸额头，起身准备毛巾，给他擦洗身体。

【秀夫半梦半醒。

【最后鹿子到离开他稍远一点的地方，时间切换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秀夫醒来。

鹿子：早上好。

秀夫：（迟疑了一阵）你是谁？

鹿子：我是护士，受您家老爷之托，每天过来照料您，直到您痊愈为止。听老爷说您叫秀夫，是吗？

秀夫：是。

鹿子：您喝茶吗？

【她端起茶碗，秀夫摇摇头。她测体温，去洗毛巾，回来仔细看看秀夫。

鹿子：哎呀。（煞有介事）出了好多汗啊，不擦去会有害的。（仔细地给秀夫擦汗）

您睡一会吧，我一直守在这儿。

秀夫：你是谁？

鹿子：我是谁都没关系，您还是快点睡吧。

秀夫：我不想睡。

【大段的沉默。无言。尴尬。

鹿子：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的悲恋故事。

以前有个从东京来游学的学生，他在宴席上一眼就看中我了，

他说他是东京名牌大学的学生，毕业了之后直接回去继承父母的商会。

秀夫：青年们总是前程光明的。

鹿子：是呀，不过在宴会上他吵着要把我带会东京结婚，我说这哪像话啊。

不过在宴会上大家都喝多了，我也在他怀里跟着他说些那些腻人的情话。

没想到第二天，他不跟着自己的同学一起返回东京，

追到我第二天宴席的地方大闹了一番呢，非要和我结婚不可。

秀夫：有这种事。

鹿子：谁能想到呢，我说自己都离家出走了，凭这副身子，不能和你结婚了。

他辩解说，虽然是情不得已，可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你的犹豫不决。

他半晌不言，接着问道，不是吗。

秀夫：你说，凭这幅身子是指什么呢？

鹿子：谁知道，等到他一会到东京，他就服毒自杀了。还是个学生啊。

报纸上也刊登了消息，就那么一小点。（比划出一个小方块）

秀夫：所以刚刚你说，凭这幅身子，是指什么呢？

鹿子：就是这副身子嘛。我是艺妓呀，真的。我叫鹿子，请多关照。

【转场：幽暗的夜色下，艺妓们在山间的旅馆中走动。

艺妓 A：姐姐，今天挺高兴吧！

鹿子：哪里呀，心情总是不爽适呢。

艺妓 A：为什么？

鹿子：哎呀，一个女人家，竟然扯着嗓子大叫，太不像样子啦。

【转场：鹿子的舞蹈，在宴会应酬的场景。灯光形成三次切片，展现鹿子的应酬状态。

鹿子：老爷，今晚还开心吧，瞧您脸喝得红彤彤醉醺醺的，真可爱。

鹿子：老爷，你已经喝多啦。（停顿）对呀，我说，你已经喝的很多很多啦，不能再多喝啦。

来，要不我配您下盘围棋吧。

鹿子：老爷，别动手动脚的。还有外人在呢，让人看到看到多不好意思啊。

是呀，这酒喝的我也有点神志不请了。老爷，您先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走路跌跌撞撞，鹿子来到秀夫的房间。

女侍：已经十一点多了，不要擅自来客人房间里，会打扰客人休息呢。

鹿子：我是来照顾他的，他是病人呢。

女侍：已经很晚了，请你快回去吧。

鹿子：你别拦着我，你别拦着我呀。我会付住宿费的，我是看看病人的。

我明天一早，我明天一早就把钱给你。你别拦着我。

【鹿子一进来，四肢匍匐地趴在床上。

鹿子：热度怎么样了？

秀夫：好浓的酒气啊，你喝醉了吧。

鹿子：对不起，我来晚了。

秀夫：你这不成样子啊，你看看你。（凝视着鹿子）你快回去吧。

鹿子：我不。我答应你们商会的老爷了，要好好的照顾您。

秀夫：出去。

【秀夫说罢背过身子，鹿子从身后望着他，晃动身体，等待着。

鹿子：我喝点水。（从病人床头病人用的水杯倒水喝）

鹿子：说真的，今晚约定有陪宿，我是私自溜出来的。

秀夫：外面现在又黑又冷吧，你醉成这样，还能找得到我这来。

秀夫：坐到床上来了，在地板上会着凉的。

鹿子：我有点晕，我想睡一会。

秀夫：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鹿子：我说了，我昨天就和您说了，我叫鹿子，是一名艺妓，不，不对，我是您的护士。

秀夫：你每天这样来照顾我，不嫌麻烦吗？

秀夫：你还是躺着吧，鹿子。

鹿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您之后，我就想照顾您。阿秀，我是心甘情愿的。

鹿子：阿秀。

鹿子：这么晚了，你生病了，快来休息吧。

秀夫：你不回去吗？

鹿子：秀夫。（停一会）秀夫，你生病了呀。我说了你生病了。

鹿子：秀夫，我真的好冷。（停一会）秀夫，我头有点晕。

【以上鹿子慢慢靠近秀夫时，秀夫也慢慢接近。

【灯灭。两人发生性爱。

鹿子：我能抱着你睡吗，秀夫。你看，我的身子好冷吧。

【转场：秀夫的病似乎好转了，鹿子带他出来散步。

秀夫：鹿子小姐，承蒙你这么多天的热情照顾，谢谢了。

我明天下午即将回东京，真是多亏你了。再说，病也好的差不多了。

……在你百忙之中打扰了，对不起。

（笨拙地数出钞票）

给，请用这些钱买点儿点心什么的吃吃吧。

鹿子：（不经意地瞟了一眼）

钱吗？那一点儿顶什么用？啊，好困。

秀夫：惹你生气，对不起。不过，万一要是生下我的孩子。

（默默地数钞票）

鹿子：生什么孩子呀，别提那档事儿啦。告诉您吧，我呀，堕过两次胎。

那种苦可不是好受的。早知道还不如干脆生下来好了。

一小勺似的东西，周围刮了一遍又一遍。接着，一块块碎肉丁流了出来。

我当时是，一、二……一共出来五块。

第二天肚子疼。到厕所一坐下，又出来一块。要是留在体内，会出大事的。

秀夫：看来，你的意思是，你对我好不是出于职业，全是完完全全的爱，是吗？

鹿子：是呀，您可不是宴会上那种讨厌的老男人。

秀夫：本来嘛，作为男人，我要负责任，我绝对要负这个责任。

和我结婚吧，回到东京，我就和店主说清楚，请求他的谅解。

鹿子：那可不行，（重复）那可不行。你别看我这副身子，租金五万元哩。

秀夫：五万元！怎么办？这么贵，我可付不起。

除非，等我回到店里……

鹿子：所以，不谈那种事儿。

不过，仔细想想，还有个办法。

但要是真的做了，我还是人吗。那可是不合义理的事情啊，连畜牲都不如。

秀夫：什么办法？

鹿子：很早以前，有位老爷打算付五万块钱。这家老爷是小田原一家老字号鱼糕店的老板，

当时他再三表示，要不要付五万元都按照我的意思办，如果想成家，我随时都可以请他帮助。

此外口说无凭，他便赠送了我这枚价值六七万元的小粒钻戒。

因此，钻戒可以说是送我的，如何处理应是按照我的自由。

然后，我要是自己卖了钱作为自己的赎金，也不去找那家老爷，那只能说是有悖于人伦。

秀夫：这枚钻戒是真的吗？

鹿子：是千真万确的真呀。老爷对我那么好，是不会骗我的。

而且你看，仔细瞧瞧，它虽然小，在日光下一闪一闪的发着亮光呢，多漂亮呀。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漂亮的钻戒啦。我平常无聊的时候，经常摆弄着玩呢。

我就这样看着它，我老是能想到和自由有关的一切事物。

你说，我要是自由了，我应该先去干什么呢？

我已经离家这么多年，我家有个弟弟，长得很可爱，我都忘了他长啥样啦！

离家这么多年，我已经没有家了，那早不再是我的家了。

那我的自由到底在哪呢？

不管怎么说，干什么都好。

总之，卖了这枚钻戒，我肯定能得到幸福的。

【沉默。

鹿子：不过，真要说起来，这东西可千万卖不得。

这让老爷知道了，我可完蛋了。我就变成了那种罪孽深重的女人。

鹿子：诶，秀夫，你看上去人不大舒服呀。不是已经差不多痊愈了吗？

肯定是外面的风吹的。哎呀，太不小心啦。赶紧回旅店再好好休息吧。

【深夜鹿子唱完宴席，酒醉后又冲进秀夫的房间。

鹿子：身体还热吗？

秀夫：好的差不多了。

鹿子：那就好。

秀夫：昨晚到哪去了？

鹿子：去唱筵席了，就是那位老爷。前天被抛在一边，昨晚受不了啦。

不过实在可厌，馋嘴猫似的老爷子。

浑身的鱼糕臭，简直就是个老色鬼。这不，今天一大早就去请医生了。

秀夫：干什么。

鹿子：这还用问？冲洗呗，我喜欢他那副好心情，每次都感觉像处女。

秀夫：别再说下去了，我不想听。

秀夫：再等一周。

不对，等我回东京的一周之内，就算不靠那枚戒指，我也一定有办法搞到五万元拿来娶你。

鹿子：（饶有趣味地问）可您呀，打算这样获得这笔钱呢？

秀夫：亲戚中有富贵人家，我刚才想起来了。

鹿子：偶尔想到的亲戚，往往不是有钱人。更何况您总不能一直装病，店长那边瞒不过的吧？

回去了您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在你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说不定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秀夫：我对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和你手上的那枚戒指一样真。

鹿子：没关系，我就在箱根老老实实等着你。等你搞到了五万元就结婚，两个人可以去哪里打工。

最近我看了美国电影，我喜欢西部开发的片子。

【店长突然闯入。

秀夫：啊，店长，你来了。

店长：秀夫，修养了一个星期了，还是不能动吗？住宿费不好再增加了。

秀夫：好一些了。

店长：听说昨天下午好一些出门散步了，是这样吗？

商会里事情很多啊，连老板都亲自干了很多活呢。

秀夫：是这样吗，太不好意思了。

店长：你一直呆在这总是不像话的。

总之，明早必须要回东京了，要向老板报告。

今天下午这种热度，回东京慢慢静养会好得更快的。

秀夫：是。

店长：说真的，商会里那么多事情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商会里的账目都快累成山啦。

记账这方面，我和老板还是没有你熟练呢。店里实在离不开你，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商会里很忙，我要先回东京了。明早见吧。

秀夫：好的，回见吧。

【店长下。

鹿子：你明早就要回去啦？我绝对不放您走。

秀夫：鹿子。

鹿子：我早就离不开您啦，我要和你回东京去。

秀夫：这怎么行。

鹿子：正在爱着的女人，是什么道理都不讲的。

【女人沉默，沉思。

鹿子：（刚开始不知道说什么）秀夫……有件事……（急得哭了出来，接着反复的嘀咕对不起）

有件事我瞒着您下了决心啊，哇——哇——

秀夫：下了什么决心？

鹿子：我有预感，虽说我并不认为你明早真的会带我走。不过 就在刚才，**我已经答应了**。

秀夫：（摇撼着女人的身体）说说看，答应什么了？

鹿子：回答前我先问您——

您说能拿到五万元，恐怕是想给商会的账目做些手脚，然后盗取店内的金库然后远走高飞吧？

秀夫：（**惊慌地**）怎么会呢。

鹿子：不，准是这样，凭我的直感我知道。您肯定从昨天起就在打这个注意，对吗？

秀夫：啊，正在爱着的女人，脑子好厉害！确实是这样，我是坏蛋。

鹿子：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不能眼看着您犯罪而不管。

今天我下了决心，我答应了老爷。

我已经是老爷的人啦。

秀夫：这不是对我的背叛吗，鹿子？

鹿子：我说了，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不能眼看着您犯罪不管。我要是和您说了，你绝对不会答应的。

鹿子：秀夫，你别不说话啊。你是不是气得说不出话了，阿秀？

怎么办呀，你看看我好吗？你对我说话吧？

要不然，我们干脆把这枚戒指卖了吧。要是在箱根卖掉，立即就会传到老爷耳朵里……

你若明早回东京，可以在东京马上卖掉，然后迅速将钱带来。

我真的交给您，行吗？千万不要弄丢了啊，阿秀。

（鹿子恋恋不舍地脱掉**戒指**，珍爱地对着月光照给秀夫看）

怎么样，挺亮的吧？同星星一个样儿。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钻戒啊，可不是路边卖的那种塑料制品。

我拿在手上一转，它就闪一下，一转，又闪一下。

和您的眼睛一样，眨巴一下，就闪一下，再眨一下，又闪一下。

您的眼睛真漂亮呀，就像密林深处扑闪着翅膀的蝴蝶呢……

怎么样，我们把它卖掉吧？

秀夫：好，卖掉吧。等我回东京卖掉，我立马回来找你。

鹿子：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钻戒。我再也不需要那种东西啦，管他六万还是七万块。

现在只要我拥有了您，我就真心满足啦。

【场灯暗，打定点光。

秀夫：眼睛一闭一睁，就要回东京了。

鹿子：等你回了东京，千万不能把我忘的一干二净呀。

一回去就先给我写信，好吗？

把这戒指一卖了就来箱根找我，好吗？

我一直在箱根等你。

【片刻后，秀夫从床上起身，去典当铺。

秀夫：老板，你这什么东西都收的吧？你看看这枚戒指，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钻戒呀！

我在箱根旅行中无意间拾到的。你瞧，很亮，对吧，戒指的周围不是在闪闪发光吗。

老板：这种戒指，（皱眉头）这种不就是塑料。

秀夫：（打断他的话）老板啊，你可得看清楚了，你得仔细瞧瞧呀！

过两天我再来取，您给我仔细看看行吗？

【秀夫回到床边。

秀夫：鹿子，鹿子，鹿子，（反复）鹿子，我给你写的信，你有收到吗？你在箱根要好好等我啊。

鹿子，你在哪啊鹿子。

【秀夫去典当铺取回戒指。

【灯灭。

秀夫：鹿子，鹿子（反复）……

【灯亮，照着秀夫的工作台。秀夫缓慢走上前去，坐下，看着戒指沉思。老板和店长上场。

【秀夫又回到了那个象征着他一成不变的安稳的生活的日常，店内的陈设同走时无益。

店长：今天来的这么早啊，秀夫。

老板：是啊秀夫，平时可没见你来得这么早。

店长：近来店里的学生好像比往常多了，看来相机这种东西在学生眼里变成了时髦玩意。

老板：对了，说起来银座附近的两个中学的中学社团，是一群热爱摄影的人组建的，也负责给全校学校开摄影技术的课，其中一个社团打算向我们长期租借一批相机用来教学和开展活动，另一个社团则打算从我们这直接购进四台相机。

店长：看来往后我们商会可以多开展一些和学生组织的活动。那两个社团的有具体的单子吗？

老板：具体的账单和票据好像已经开出来了，在秀夫那里吧。秀夫，这笔账已经记在账目上面了吧？

秀夫：已经记下了。

老板：要是在我的学生时代，也有个相机该多好啊。那真是一段宝贵的时光。那个时候，我有个很喜欢的女孩子呢，他也很喜欢我。一到下课我们就一前一后溜出教室，跑到离教室好远的地方，有一个

平时没什么人的小路，就在那条路上牵着手散步。那附近有好多树。我在一颗银杏树的地下挑选了最好看的一片银杏叶，送给她作为书签。我们在教室的时候，有时我不经意地看到她书页之间的银杏叶，脸就会突然红起来，然后把头埋到桌子里，生怕别人看到。那枚银杏就是我们恋爱确实确实的证明啊！可是银杏这种东西，早就已经在世界上消失的无影无踪啦，要是有什么不易磨碎的纪念品，这样就能给我们留下恋爱确实确实的回忆了。

店长：没想到您还有这么纯情的一段往事呢。

老板：人不就是靠着这些追忆活着的嘛，追忆是“现在”最清纯的明证。

店长：诶，秀夫，自从你回来后我就一直想说，你右手小拇指上多出的那枚戒指，有点不相称吧。这种戒指，不就是二十来块的玻璃制品吗。

老板：啊，你说哪个？啊——那个戒指呀。那可是箱根的工艺呢。

【灯暗，只留秀夫工作桌一个定点光。

【秀夫依然在敲键盘工作，然后摘下那枚戒指，拿来空中端详了一会，放下，继续工作。

【全场灯熄。

【幕落。

——剧终